

程



長樂郭  
振錄西  
請并志

與前湯省元條連接

夷堅志甲集下

宋 鄱陽 洪邁 著

雷州雷神

淳熙丙申桂林連月不雨秋冬之交農圃告病府守  
張欽夫棧遣駛卒持公牒詣雷州雷王廟問何時當  
雨既至投牒畢宿於祝官之家是夜駛祝同夢神令  
具報云明年上元前三日方有微雨仍以錢二千與  
來使且命于牒中併言之又諭駛曰錢須令左司見  
駛拜謝旦往辭得牒及錢于案上歸塗乏使遂用所



犒錢至復命張視牒問錢何在時纔餘百錢探懷取  
呈猶銅錢也張顧左右轉接諦翫則變爲紙灰矣至  
正月十二日果得小雨僅能灑塵於沾漑殊無補

### 劉畫生

建昌新城劉畫生因往近村鶴源寺歸次山崦間值  
雨趨避道側樹下聞人咄咄語聲顧見二婦女冒雨  
偕行一老一少遙謂劉曰我輩從汝索命于今五十  
年天涯海角尋求且遍元來乃在此劉曰我平生不  
曾殺害人又年未三十汝乃稱五十年相尋真是錯

也二婦同辭云曩寔爲汝所殺安有錯悞今必不相  
捨劉甚懼奔至旅店具爲主人言方共嗟異而已在  
傍主人略無所覩以爲病狂引詣一室少憩俄復出  
如廁解衣帶欲自經人急救之得免左有廣祐王行  
廟主人使拜禱祈福二婦隨之不置笑而語曰汝欲  
謁大神而買香不費十錢如何感應劉徑入懇請才  
出門卽仆地昏臥移時灑然云似夢非夢見神緋袍  
象笏據案治事命吏檢簿旣而曰劉生持十齋至誠  
特與展一紀立放還二婦拱俟庭下相視掩泣若不



從狀神叱責乃止遂平安如常自是絕不輩時淳熙  
初元不知今存否也

劉承議

劉旦字德遠新城人紹興十四年預鄉貢得一夢不  
以語人至三十年登科踰二紀始改京官才至奉議  
郎不考課妻子催迫姻朋勸勉曰若執志如此安得  
延賞及後人乎於是勉自陳遂轉承議俄遇光堯慶  
壽例賜磨勘謂從此爲員郎只旬月事殊過望慰喜  
未幾自通判陳州代歸卒於九江舟中方無恙時取

光堯提行

所被勅告緘封之而書其上曰俟吾瞑目後可開及  
歿後家人乃啓視之蓋述宿夢言見一異人戒我曰  
君仕宦至承議郎卽止殆是神告故向來深不願遷  
此秩然賦分既定懼非人力所能轉移子孫宜用爲  
鑒聞者以劉爲知命恨其不踐初心云

劉氏二妾

從事郎劉怒吉州安福人歷陽守子昂之子也喪其  
妻使二妾主家政一旣生子又娶於高氏攜媵婢四  
人淳熙初爲道州判官高氏妊娠是時妾子年十一



二矣妾性悍狡慮正室得權則異日將分析貲產且已寵必衰密以淫邪之說蠱惑之而高志操潔清復不妬忌無疵玷可指謀不得施但日夜教其子伺乃父出外治事或對客輒啼嘑奔叫怒甚愛此子每歸拊之子無言而于屏處訴云爲母所筆怒固已疑焉一日饋食妾親手作羹倩一媵持以與子有針貫于菜莖中子微爲所刺吐之大呼曰人欲殺我怒驚問見針窮詰所來二妾共證謂媵承主母意規兒性命恐以爲然盡執四婢送獄訊鞫不得情郡守念閨門

茫昧難以寘法只撻杖而逐之高氏竟懼決絕外間皆明知爲誣怒恐獨勿之悟旋用他事罷去甫還鄉而卒

### 張調夢

張調字和中宣徽使堯佐之孫以戚里補官初筮仕夢登三層閣其高層緣壁上下列漆牌數百書人官職姓名以雄黃塗飾其一牌刻曰右朝某郎通判某州張某凡某字處皆爲烟霧隱蔽不可辨識是時文階寄祿未帶左右字竊異之一人在傍言曰此乃元



祐新制也嗟嘆而寤又三年左右之制始行張後歷  
知撫州崇仁縣官朝奉郎繼通判南劍州以母憂不  
赴後調龍陽軍使自是無宦情凡十年不求陞轉故  
人適爲尙書省都事經爲陳牒于吏部再遷右朝請  
郎思名位已溢默默不樂果終此官崇仁鄧輅爲張  
撰行狀載其始末

灌園吳六

臨川市民王明居廛間販易貲蓄微豐買西城空地  
爲菜圃僱健僕吳六種植培灌又以其餘者俛鬻之

受僱累歲紹熙辛亥力辭去畱之不可王殊恨恨未  
幾夢其至趨役如平常責之曰汝旣告去何爲復來  
對曰自九月六日到此矣覺而疑焉俄聞其已死他  
日詣圃見傭耕者言數夜前犬生兩子其一不存王  
始悟得非吳僕乎問何時曰初六日也以夢告之傭  
曰近鄰圃人妻當夜亦夢如此因往視新犬方開目  
試呼吳六郎呦呦若應然王氏謂其生前貨蔬隱其

直多故受此報

夷堅

支甲卷第六  
西湖女子

十四事



乾道中江西某官人赴調都下因游西湖獨行疲倦  
小憩道傍民家望雙鬟女子在內明艷動人寓目不  
少置女亦流盼寄情士眷眷若失自是時時一往女  
必出相接笑語綢繆挑以微詞殊無羞拒意然冀頃  
刻之歡不可得既注官言歸往告別女乘間私語曰  
自與君相識彼此銘心將從君西度父母必不許奔  
而馳亡志又我不忍爲使人曉夕勞于寤寐如之何則  
可士求之于父母啖以重幣果峻却焉到家之後不  
復相聞知又五年再赴調亟尋舊游茫無所覩矣悵

然空還忽遇之于半途雖年貌加長而容態亦媚秀  
卽呼揖問訊女曰隔濶滋久君已忘之耶士喜甚扣  
其徙舍之由女曰我久適人所居在城中某巷吾夫  
坐庫務事暫繫係府獄故出而求援不意自值故人能  
過我啜茶否士忻然竝行二里許過士旅館指示之  
女約就彼從容遂與之狎士館僻在一處無他客同  
邸女曰此自可棲泊無庸至吾家乃攜手入其室畱  
半歲女不復顧家亦間出外略無分毫求索士亦不  
憶其有夫未嘗問將還議挾以偕逝始歛衽擗蹙曰



自向來君去後不能勝憶念之苦厭厭蹙疾甫期年而亡今之此身蓋非人也以宿生緣契幽魂相從佳期有盡終天無再合之歡無由可陪後乘慮見疑訝故詳言之但陰氣侵君已深勢當暴瀉惟宜服平胃散以補安精血士聞語驚惋良久乃云我曾看夷堅志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之藥味皆平何得功效如是女曰其中用蒼朮去邪氣上品也第如吾言旣而泣下是夜同寢如常將旦慟哭而別暴下服藥一切用其戒後每爲人說尙悽慘不已一族姪圭

子錫知其事

蔣良輔

南城人蔣良輔業儒不成老於鄉校淳熙十年病卒半日復蘇語家人曰適被追到冥府竚立庭下偶聞羅王未出廳故得暫還然亦不能久也越二時頃竟長逝

遠安老兵

峽州遠安民家篤信仙佛嘗作呂公純陽會道衆預者頗盛齋供旣罷一老兵從外來着敝青布袍躡破



麻鞋負兩筩籠弛擔踞坐呼叫索食却之不可其家  
尙有餘饌隨與之既又求酒界以小尊一吸而盡至  
于再三皆然主人駭其量語之曰尙能飲乎曰固所  
願也但爲君家費已多不敢請耳酒至到手卽空不  
遺涓滴徐問今日所作齋會主人指壁間畫像示之  
客注視微必不能識云何告以故客曰非也儻真人  
自來寧識之乎因笑曰我却曾識他狀貌結束全然  
與此別與我絹五尺當爲追寫一本主人喜旣付之  
客接絹不施粉墨但寘手中按摹娑俄而大吐就以拭

殘汚主始惡焉度其已醉無可奈何旁觀者至唾罵  
引去良久納絹于空餅笑揖而出一童探餅中取視  
則仙像已成衣履穿決宛與向客無小異其家方悟  
真人下臨悔恨不遇標飾寘淨堂謹事之時淳熙七  
年筠州新昌人鄒兼善爲邑主簿傳其事

### 巴東太守

余紹祖奉新人登紹興丁丑進士第淳熙末通判江  
陵當赴官以道遠不挈家惟二子一館客同塗啓行  
次日抵分寧縣境毛竹山晚宿僧寺纔入松徑主僧



率其徒迎揖甚肅別有一道人居其中既下車憩坐法堂上余以僧禮意勤厚問之曰適間元不曾遣使卒先至師何以知吾之來僧曰山村寂寞本不預聞外事偶今早見道人說夜夢大官當到此故終日灑掃敬事而吾官果至異日必爲貴人矣余默喜僧退命邀道人與之酒審厥夢曰實然但不暇爲僧語其詳今請畢其說昨夢貴客至寺徑入寺後古木朽穴中而木甚茂盛方訝其異旁有一人云是某郡太守也余聞之謂正爲倅貳距郡守只一間且身棲木穴

殆非吉兆子以丁固生松事與館客同寬釋余意頗自慰與道人衣一領錢一千謝使去暨到官將受代適巴東缺守荆帥趙丞相薦其姓名朝廷從其請命既下趙公就遣吏卒送之西未行感疾趙諭幕客張鎮爲挾醫治療醫言脈已絕趙餌以金丹似少間一日正晝呼其子曰天色已夜何不張燈子荅以日當晝余叱之其僕燃兩燭至又云了不見有光須臾增至十餘條亦如初子疑爲失明近而瞻視雙目瞭然俄頃而卒蓋將亡時精神消散所謂眼光落地者此



歟

林學正

福州老儒林君自少力學而終身不偶以教授生徒爲業累衆食貧居於州之南境與莆田接陳魏公與之有舊及爲相貽書招之詣闕欲有所成就辭不行王瞻叔參政帥閩魏公言林平生行義不妄取予使加禮重王訪其所止遣五兵一車齎錢三萬聘以爲學正林受帖甚喜館使者于傍舍置酒設饌約以卽治裝黎明戒塗是夕無疾而卒鄉人嗟惻其窮謂無此橫財當未入鬼籙乃知踰分躁求固有定數筠州通判李善學嘗在其席下備言本末

高周二婦

南城鄧札生子雇田傭周僕妻高氏爲乳母時其夫已亡高與惡少年通姦至于孕育慮爲人所訟溺殺兒後數年得蠱病腹漲彭亨面色如梘蠟徹日夜呼痛至不可忍聞淳熙十四年七月病亟家人環視高曰天氣毒熱我身如火何故更抱嬰孩來相惱亂俄伸足爲蹴踏狀又曰汝輩不爲我除去我已自踏向



牀下了少頃復爲搗觸之勢且望空紛拏辨數皆知其殺子之寃生受此報明日死其女在傍目擊之旣嫁因產女患其已多貧無以贍給卽漬諸水盆內明年再懷妊見異物累虵入房驚而成疾至困臨終譖語累日略與母死時同

### 趙岳州

朝散大夫趙善宰字彥平居于建昌淳熙丁未除岳州守未及上以十一月卒于家明年其子汝昌夢到官曹徐行抵庭下望乃父朝服據案決事見昌至甚

喜未及相語視四隅文書充塞棟宇父曰吾才去世卽受命作陰官權力不減在生爲郡時特苦于省閱關文牘之繁卒無斯須暇吾殊不樂居此也昌曰大人旣不樂何不求脫去曰吾已除代者兩人吾獲免不久矣昌曰代者爲誰姓名可得聞乎曰乃周昭卿童伯虞二鄉人也言畢而寤詰旦白母戴氏及弟妹皆悲泣因譖傳一城聞者謂不應連用三同郡士夫爲一職不以爲信昭卿者朝奉郎周燻方調坑冶贛州主管官次年冬當赴而卒伯虞者朝請郎童括聞此



說深惡之時自吉州萬安縣解印卽詣闕注此官且以禳趙夢云若已與周爲代者卽之任紹熙壬子秩滿吏部差知雷州客都城待班陞對買二少妾滯畱頗久歲將盡卒邸中三君子在建昌稱善類聰明正直爲神不誣其相去亦只二年或三年幾如世間資考也甲志記孫黠石倪徐楷相踵爲泰山府君三人同一檄甚與茲事類但此皆鄉人接武爲小異云

### 豐城下渡

豐城縣界三港口新開河一津名下度紹興庚戌八

月岸上居者王媪夢一客衣服不潔形容瘦瘠若平生素相識來致謝云寓此經年煩擾多矣數日間當捨去故專告別媪覺以語其子莫知何謂後五日同邑苦竹村民嚴克誠二子往西山玉隆宮謁許真君過而登舟未濟俱溺死道俗奉許真君極肅敬二嚴沿途飲酒食肉疑以是獲譴云

### 兜率寺經

分寧縣兜率寺有張天覺所書圓覺經兵火後爲近居民黃生所得寺僧求之不許黃愚人也不知爲可



貴視其紙堅淨遂毀以爲臥榻單久之得癩疾痛苦  
臭腐數年乃死

吳滲二龍

營道士人吳沂淳熙丙午獲鄉舉丁未下第夢二龍  
挾其體又夢人令更名滲則當再獲薦至己酉春上  
登寶位吳自謂且平揖一第每語人曰二龍挾吾身  
蓋來歲龍飛策士吾必魁天下爲龍首也遂更名果  
再預選乃居末綴榜首蓋其叔應龍而待補小榜有  
石應龍遂符其兆洎庚戌省試吳訖不偶怏怏成疾

上字提行

還家忽具綠袍鞞簡服之入揖祖母及母氏家人怪  
問之荅曰冥司請我作判官今便赴上遽再拜敘別  
而出徑赴井傍直墮其中而死

資聖土地

建昌孔目吏范荀爲子納婦貸錢十千于資聖寺長  
老經二十年僧旣死荀亦歸攝因循失于償逋荀後  
得疾且篤呼其子觀光謂之曰憶汝娶婦時曾借資  
聖寺錢今本處伽藍神遣人隨長老來索取可急買  
紙錢燒與之又指示家衆曰土地之使借長老見在



此拱立汝輩不見耶洎焚楮訖又曰兩人已去欲往報恩寺前尋徐省幹理會事也至夜荀死徐生名以寧萊州人方自吉州監贍軍酒庫替回未幾亦卒時淳熙七年先是徐父奉直大夫者寓居彼寺寺之人用常住物假其名以規利奉直因是頗拵有其貲以寧與聞之故致然僧祖珏說

### 張尙書

張彥文尙書大經長者也布衣時與建昌景德寺僧紹光厚善後爲諫議大夫紹光死于鄉張公蓋未知

也夢其荷械立庭下泣訴曰紹光以某月某日死緣生前罪業深重沉淪地獄無從脫免願公不忘平生特爲救釋請作佛事以濟冥塗憶有金一兩在弟子姚和尙處并有錢二十千在市上某家儻索而用之庶可獲助張許之他日遣僕歸詢其事皆合乃命其子元晉取金與錢爲誦經轉輪仍塑觀音像一軀于太平興國寺燃長明燈以供且刻石紀記以示人當淳熙初張提舉湖南常平巡歷屬城至道州北境三十里宿于杏園寺夜夢婦人求葬已言甚懇切且以告



主僧得其柩以屬營道宰瘞諸原蓋其惻隱之心類如是也

### 七姑子

乙志載汀州七姑子贛州亦有之蓋山鬼也遍城郭邑聚多立祠宇其狀乃七婦人頗能興禍咎淳熙十年臨安人王大光爲坑冶司幹辦公事闍卒白曰今早啓戶未幾有賣豆乳者來數女婦從宅出就買謂之曰汝少須于此當持錢以還久而不出不知誰人敢以告大光駭曰我家人不應侵晨自買物必妄也

若或有之殆鬼物假託但白日昭昭寧得如是闍以姑子爲言遂往視其祠豆乳正在香几上大光卽命烹熟以薦而代償所值

### 甄錡家醮

甄錡知南康軍感疾遂亟醫者已束手其子曰侗曰儻延天慶觀道士卽軍治建醮筵請命備極誠敬至供獻器皿七箸皆易以新者旣畢事錡與二子及主醮道士俱夢入大官府見一神呼曰甄錡大數已盡上帝以二子孝誠可嘉并齋筵精潔如法特與延壽



一紀明日皆欲言之侗曰果獲響答宜以紙筆具述  
勿形口說庶幾可信于是如其請所夢悉同咸爲甄  
氏致慶意老人壽算當符所增之數然至明年是日  
而卒計其時恰十有二月識者謂一紀爲十二歲陰  
司不欲明言故以一月爲歲天限之不可逃如此

夷堅支甲卷第七十四事  
蔡箏娘

陳先道字不矜南城人自桂林罷官歸過洞庭夢綵  
衣童自言是洞中龍子奉命告君勿食蒜韭及犬後  
三年當有所遇及期六月在河中幕府沿檄如商州

道經藍田宿于藍橋驛夢向所見童執節而來曰仙  
子候君至遂導以行到一處峻崖峭壁童以節扣石  
壁聞鏗然掣鎖聲俄入洞戶棟宇華煥金壁絢赫佳  
花美木世所未覩稍進抵中堂望一麗女方笄歲姿  
態縹緲宛若神仙中人正隱几寫佛書顧客至甚喜  
相延對席談說如雲陳乘間調之曰獨居悶乎笑曰  
神聖無悶旣而置酒同飲累十觴引生于室室中皆  
錦綺文繡之飾燒蠟炬大如椽女子曰人間方酷暑  
此處則無暑氣陳但覺清涼如深秋從容言吾蔡員



外女今住吉邑以塵緣未盡富于春秋名媪字清娘  
小名次心幼時善秦箏父母以其與彭氏女名嫌更  
字曰箏娘得與君接幸矣君仙材也但世故膠膠不  
容久居此又言司命不欲與君大官恐復墮落耳因  
出白玉牌授之請曰君既游物外不可無紀陳操筆  
立成十絕句其一曰玉貌青童洞裏回洞中仙子有  
書催書詞問我何多事何不驂鸞早早來其二長恐  
凡材不合仙喜逢神女執因緣雲中隱隱開金鎖路  
入麻姑小有天其三海石榴花映綺窗碧芙蓉朵亞

銀塘青鸞不舞蒼虬臥滿院春風白日長其四沉沉  
香霧映房櫳剪剪簷頭盡日風汗雨頓稀塵慮息始  
知身在蕊珠宮其五老聃西逝卽浮屠莫怪窗間貝  
葉書長晒楊妃仙格勢却教鸚鵡誦真如其六常怪  
樂天長恨詞釵鈿寄語太傷悲于今始信蓬山上有  
憶人間有問時其七一到仙宮白玉堂氛氲香澤滿  
衣裳非龍非麝非沉水疑是諸天異國香其八玉女  
倚天多喜笑素娥如月與精神假饒不許長年住猶  
勝人間不遇人其九瓊漿飲罷日西沉瞬息觀游直



萬金塵累滿懷那住得鳳簫休作別離音其十玉水  
本流三島上蟠桃生在五雲間若非此處皆凡猥劉  
阮昏迷錯往還寫畢復飲女命侍兒以簫度離鳳之  
曲曲終而寤簫聲故在耳後兩夕復夢童攜詩牌白  
曰仙子謝君玉女卽天女也素娥月精以鬼况甚無  
謂劉阮太真列仙也常相往還君何訾詆之甚老子  
爲九天最尊奈何輒斥其名今爲易老聃二字爲道  
家先備劣三字爲苦輕肆皆凡猥三字爲那真實陳  
悉依其語童遂去且行且言曰人間文士輕薄好譏  
毀人回頭微笑而去自是不復再逢陳自作文記其  
事女與陳飲歛終宵曾不及亂非唐稗說所記諸仙  
此其真玉如輩乎

### 章澄娶妻

臨川士人黃則字宗德乾道五年登科調監衡州安  
仁縣酒稅待次鄉居同郡黃祖清秀才夢其友章澄  
娶則妻朱氏明日語澄澄笑且愠曰黃宗德方盛年  
而吾婦無恙烏有是事母戲我未幾則赴官踰歲而  
卒已而澄亦喪偶其後竟聘則妻爲繼室



姚迪功

建昌新城姚叟政和三舍法行時爲軍學生嘗謁夢于神以卜窮達夢已着公服設香案于所居門外謝恩覺而不曉其旨或云老生當受恩科而不及赴省例門賜勅牒以爲諸州助教于是憮然自念曰豈吾旦夕預貢選而蹉跎不第至於特奏名乎已而累舉不登籍遂束書歸休絕意榮路紹興己卯皇太后慶八十霽澤錫類姚以孫思賢獲鄉薦得迪功郎實祇命於家門距昔者之夢恰五十年方驗

皇太后提行

趙善禘

宗室善禘居建昌城南之麻洲與其子汝泰皆常取應薦名該遇己酉覃霽當補右列父子俱詣闕料理畱滯旅舍行囊將竭捨而西歸倩鄉人傳傭候告命旣還舍父夢子告至而已未也寤而疑惑謂途中或有失墜之患越數日又夢往所居二里間林田寺四顧無人獨子婦鄭氏同在夢中亦以爲嫌局躑不安旦起語其家皆嬉笑後兩日忽若咽間痺痛粥藥湯飲皆不能進信宿而卒及告至則已亡不獲拜命俄



而鄭婦繼死雙柩並寄攢於林田云

鄧興詩

建昌鄧希坦娶朝奉郎李景適女生二男一女女嫁承議郎徐宗振長子大防次男名興詩子女爲兄好學有雋譽夢爲人召至一處高闕闕華宇三美男子坐庭上置酒作樂侍姬十數輩皆頂特髻衣紅寬袍如州郡官妓分立左右或歌或舞興詩諦視不捨久之始認妓中一人乃厥妹也妹亦頻屬目流盼須臾一男子呼興詩來前命擊戲鼓辭以素爲書生略不諳

此藝其人強之曰但隨汝意搥擊雖不合音調無害也覺而惡之以語父母兄妹不謀而同蓋皆感此夢也相與嗟異未幾宗振赴行在惠民藥局鄧女隨夫侍行卒于臨安興詩繼歿于鄉里三少年者所謂木下三郎者也建昌多其祠宇希坦所居尤與一廟相近故被其孽

童漢臣

南城童漢臣士人也生二十年而歿厥後故友蔡揆夢其來問訊交際宛如平日而已而連夕或間一夕必



見之揆頗懼乃徙寢宅室夢之亦然且泣曰自古皆有死獨吾冤屈不可言揆曰君不幸正盛壯下世但以善而死何得云耳曰視我形相如何視之乃成大蜈蚣累身赤足長尺餘延緣壁間揆驚而寤自是不復夢

### 徐防禦

吉州吉水人羅欽若楊主簿與眼醫徐遠同游邑野外遇一客注目熟視不已三人同詢之曰汝豈能說相乎曰然因試扣之謂羅曰君異日可至大夫謂楊

願仁提行

曰君命祿粗爾却當以子貴如能早致仕可生封員郎末乃謂徐曰君真貴人也三人相視錯愕雖童奴亦皆哂其妄亦謂之曰羅楊皆是及第官人徐生只一醫者負笈盤術日得百錢他無資身之策如何能貴客曰非汝所知日近清光者始名貴人此公行將遭遇矣衆一笑而散其後羅楊爵秩如其說徐旅泊臨安棲棲不得志適顯宗<sub>仁</sub>太后患目疾訪草澤醫遂<sub>獲</sub>得展效補官與宅錫賚不勝計稱爲徐防禦有子登科



黃左之

黃左之福州人爲太學生預淳熙七年薦書是歲冬池陽士人王生亦赴省試其家甚富以錢百千與黃左之納課王生事某神極靈驗黃致禱夢神告曰君來春必及第指一女子示之曰此君之婦也黃視女狀貌不甚長簪羅帛花於髻恍惚間似爪搯黃手旣覺手猶微痺自念若榜下娶妻豈無珠翠之飾顧簪羅帛花乎王與黃游處頗久相得益歡遂約曰君若登科當以息女奉箕箒明年果中選遂爲王壻得奩

具五百萬成禮之夕儼是夢中所見者簪花亦然黃初調南城尉爲人道此

青童送筆

上饒余禹疇待次全州教授淳熙己酉科舉時玉溪門外李篙師夢青衣小童持筆五枝授之曰煩汝送去余教授處李接視但三枝有筆頭其二只空管耳明日往告余不能曉也洎貢闈揭榜余氏子弟三預薦二中待補選次年姪鑄登科

鍾世若



紹熙二十六年宜春郡士鍾世若謁仰山乞夢以占  
秋試得失是夜夢自廟外門進抵庭下顧見廊廡間  
背縛一人于柱回望鍾欣然有喜色且笑且語因驚  
寤爲朋友言不能曉其指意迨入試出反身而誠樂  
莫大賦爲題始默悟昨夢背縛者反身之義顧笑者  
樂也神旣告以題必可中選乃精思運筆至五韻押  
焉字欲用孟子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及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等語慮無他經句堪對不  
覺伏几假寐髣髴間見黃衣一吏叱之曰場屋日晷

有限豈汝晝寢時耶鍾曰正爲尋索故事作對未得  
吏問其故具以告吏曰胡不用孔子不怨天不尤人  
與飯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爲對乎鍾灑然而起遂  
綴緝成隔聯云孔不怨尤飯疏食在其中矣孟無愧  
怍王天下不與存焉書畢自喜爲得神助持卷而出  
考官閱讀批其傍云隔對渾成可以冠場寘之首選  
洎揭榜經義爲都魁鍾居其次

羅維藩

羅維藩字价卿吉水人乾道五年省試夢其父告曰



爾在舉場不可與福唐杜申爭緣爾家校杜申虧了  
二十八年陰德也兩人皆以治詩有聲暨榜出杜爲  
經魁羅同奏籍而在杜之下二十八名殿廷唱名杜

居第二甲羅第四甲相去甚遠

夷堅戴之邵夢

戴之邵字才美吉州人少涉獵書記無所成名貧不  
能自養傭書于里中富家一夕夢荷鋤入其圃斲地  
才一揮得銅印一紐方徑二寸有繆篆若彝器款識  
視之其文曰日方伯連率凡五字懸諸肘後再揮鋤

得一板類今時所用漆札題詩兩句曰愁絕江梅開  
嶺岸不知失脚到南塘至三得銅天尊像九軀攬而  
懷之至四得小印八九悉拾取而歸見其家方祀神  
禮畢徹饌遂寤夙興頗喜謹誌於主家書冊之末自  
是感激思展奮顧無以資身放浪江湖學作大字爲  
市井寫扁額薄游抵長樂適張魏公居彼願見無由  
稍掃隸人之門以希一盼值其誕日宿造廳事以紅  
粉書壽字于地廣長二丈許公出見問爲誰隸以戴  
道人對命呼至前犒以緡錢尊酒辭不受曰之邵妄



意功名所望于相公者固不在此輒銜奇以自售公壯其言遣書屬之軍帥帥收隸行伍且多與之金俾偵邊庭息耗旣行過期不反疑其亡去經數月乃還帥問稽畱之故曰昨乘間潛入中原馴至洛都躬謁永安陵寢扣其證驗曰有碑刻在出諸袖中而示之帥轉聞于朝不沒其實仍加推薦高宗正以諸陵爲念遽命召見戴敷奏詳盡音吐如流天顏悅懌詔補保義郎戴以本諸生不願右列遂換右承務郎已悟昨夢第一印日字者面君之像也九天尊者祖宗也

未幾擢守均州兼管內安撫又悟方伯連帥之應罷官歸鄉訪故傭主餉遺累千緡求其所誌書以自表旋起知雷州地居嶺外有地名南塘又合前詩句其後歷太府丞刑部郎官則小印之驗也久之言者論其所得山陵文刻乃北方義士齋來欲獻納者而爲戴戕殺掩有其功因是被出以卒戴亦侷儻負俠氣或言所殺者蓋一僧臨死一歲間覩其爲祟未得其本末也

錢塘縣尉



政和中提舉兩浙路學事楊通貫之按部婺州往訪  
一異人坐間典牋吏以錢塘尉書至未啓緘異人曰  
得非求舉乎楊曰然方欲論薦曰無益也渠爲五百  
鷺訴寃非久于世者楊未之信明日遣使卒持薦牘  
往比至則已殂楊後到錢塘呼尉吏而問其狀對曰  
以病死曰嘗殺鷺乎曰平生不曾殺生數月前平江  
朱太尉託造鷺鮓遂買五百頭醢之楊深加悼歎疑  
異人者通知幽明之故云

符離王氏蠶

酉陽雜俎支諾臯篇載新羅國人旁匏求蠶種于弟  
弟蒸而與之匏不知也至蠶時有一生焉日長寸餘  
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弟伺間殺之百里內蠶  
飛集其家意其王也是說殊怪誕近宿州符離北境  
農民王友聞居邑之蔡村與弟友諒同處娶邑人秦  
彪女天性狠戾日夜譖諒竟分析出外或經年不相  
面諒嘗乞蠶種于兄秦以火燭而遺之諒妻如常法  
煖浴以俟其出過期亦但得其一已而漸大幾重百  
斤秦氏伺諒夫婦作客東村但畱稚女守舍秦呼其



夫同詣之詐女往庖下直入蠶房見蠶臥牖畔喘息如牛食葉如風雨聲秦鞭以巨挺每一擊輒吐絲數斤秦震怖魂魄俱喪急促夫歸因病心顫踰日而死及諒蠶成繭皤然如甕纈之正得絲百斤

### 王揖雙雞

鄱陽卜者王揖僦旅邸一室畜雙雞一牡一牝牝生子正抱喙于棲中揖有客喚童取其牡將殺而烹之牡叫呼牝聞聲走行棲外孜孜注盼哽咽悲鳴若欲訴揖而免牡之死揖弗悟竟殺之牝躑躅哀鳴不復

無後段

顧羣雞終夕唧唧晨起不復食凝立砌下沉沉如醉然少焉氣溢其吭遂喘而死夫雞一物耳至哀其偶而與之同死有貞婦之節彼有視其夫死肉未冷而卽背去者此雞羞之矣

### 哮張二

鄂州大吏丁某死妻年方三十與屠者朱四通其子二郎尙少不能制至于成立朱略無忌憚白晝宣淫反怒丁子不揖以爲見我無禮蓋以假父自處也丁憤懣以母之故且慮醜聲彰著隱忍弗言有哮張二



者密州諸城人遭亂南徙亦以屠爲業壯勇盛氣丁  
意可屬此事而每與儔輩詣市飲酒張擔肉過前輒  
呼買之而厚酬厥價久或至數倍他日邀之飲問何  
以不作區肆而行買僕僕張曰非不能之但赤手乏  
本耳乃付之數百緡默念彼當感我恩誼必可使從  
容曰君知我心中有不平事乎曰不知也丁以乞毆  
朱爲請張怫然曰訝汝貸我錢蓋欲陷我于爭鬪奮  
衣而起自後相遇邈然如不相識迨于絕交衆哂丁  
不知人而下交非類丁亦銜之未幾張拉朱同渡江

買猪于漢陽爭舟相毆擊旣歸夜入朱室殺朱與男  
女并三人自縛告官終不及丁一詞時岳少保領大  
兵駐鄂嘉其志義移檄取隸軍中不問其罪後以功  
補官

### 寧行者

樂平明溪寧居院爲人家設水陸齋招五十里外杉  
田院寧行者寫文疏館之寢堂小室村刹牢落無他  
人伴處時暮春之末將近黃昏覺有婦女立窗下意  
其比鄰淫奔夙與僧輩私狎者出視之一女子頂魚



魀冠語音儂利容儀不似田家人相視喜笑曰我只  
在下面百步內住尋常每到此一寺上下無不稔熟  
者寧居鄉曠平生夢想無此境像惟恐不得當曲意延  
接遂同入房閉戶張燈寺童以酒一甕來餽寧啓納  
之女避伏牀下寧謂童曰文書甚多過半夜始可了  
得吾至此時方敢飲乃畱之而去復閉戶女出坐對  
酌胸次挂小鏡寧取觀之問何用曰素愛此物常以  
隨身所着衣皆素潔而襞褶處不熨帖俾俾露現寧  
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久寘箱篋失于曬暴故作蒸

濕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燭如晝女色態益妍繾綣  
驪洽寧終夕展轉不成寐女熟睡將曉出門寧送  
之又指示其處曰此吾居也汝若未行當復來才別  
而主僧相問訊駭曰師哥燈下寫文字但費眼力何  
得辭氣困憊如此寧唯唯未以實告僧顧壁間插玫  
瑰花一枝大驚曰寺後舊有趙通判女墳其前種玫  
瑰當花開時人過而折枝者必與女遇或致禍其來  
已久今爾所見是其鬼也宜急歸勿畱寧愧懼而反  
然猶臥病累日後還俗爲書生今在淮南



簡寂觀土地

都昌人陳彥忠伉質好義疏財侗儻嘗有黨大夫者自河北來同寓居西陳里將赴調無資財可行彥忠餉以百千且館其老稚于家待之如骨肉其周人之急類如此乾道三年十月以疾卒前一夕夢告其父曰彥忠不得終養茲受命爲簡寂觀土地矣父未以爲信已而其子亦夢如所言踰歲後再見夢曰自爲簡寂土地今一年久而室宇摧敝每天雨則面目淋漓不可寧居四體殆無全膚宜爲我繕理明日乃父

乃子相與語卽往彼處視之而信乃爲一新之

鄂渚王媪

鄂渚王氏三世以賣飯爲業王翁死媪獨居不改其故好事佛稍有積蓄則盡買紙錢入僧寺如釋教納受生寄庫錢素不識字每令爨僕李大代書神疏文媪亡歲餘李猶在灶下忽得疾仆地不知人經三日乃蘇云爲陰府逮去至庭下見紫金官員據案坐引問鄉貫姓名訖一吏導往庫所令認押字李曰某不曾有受生錢此是代主母所書也吏復引還金紫者



亦問李對如初曰汝無罪但追證此事耳汝可歸旣行將出門遇王媪與數人來李見之再拜媪大喜曰荷汝來我所寄錢方有歸着汝到家日爲我傳語親戚鄰里各各珍重李遂復生時乾道七年三月也

### 隗六母

鄱陽小民隗六居城北五里家甚貧爲人傭作淳熙十年夏與同里史五乘夜入柴氏盜牛隗適先至以短槍刺牛死柴覺之持杖來闌外隗卽逃去史續至遂遭痛箠歸舍數日而殂其妻以夫因盜而遇害不

敢聞于官隗之過無復有知者自以爲得計歷一歲隗母病亡經夕復生語其子曰汝向來同史五謀柴氏牛史死而汝脫雖人間不敗露而陰府須汝對證汝不可免矣言畢奄然後三日隗死

### 絳州骨堆泉

絳州骨堆有龍女祠其下泉一泓方數丈可灌民田萬畝左右農家恃以爲命歲時祭享甚謹不敢微有媠汙由是每經大旱未嘗憂饑凶女真人菩察爲郡守以絳地形穹崇艱於水利思欲導泉入圃博議雖



久竟以高下勢殊不能遂乃敬謁祠下懇禱其夕夢  
神告使速浚渠菩察悟併力治後渠成水終不可致  
又夢之曰吾有三子今皆成人而未有血食已敕令  
守渠運水以成使君美意菩察許爲立祠神喜謝而  
去比曉圃吏來白昨夜三更後水從新渠入圃矣菩  
察卽率僚屬往祭其廟以報神惠爲三子立祠且奏  
請朝廷爵之無何一郡遂賴其利

宋道人

豫章楊秀才家豐贍少有丹竈黃白之癖凡以此役

至必行接納久而無所成則聽自去由是方士輻湊  
一日小童報有客稱曰燒金宋道人欲入謁楊喜束  
帶迎之其人清瘦長黑微有髭兩目仆前如冒着黃  
練單袍容儀灑落卽延憩書室朝夕供處稍稍試小  
方輒驗然未嘗暫出嬉游楊乘間扣以要法歷旬始  
肯傳當用藥三十餘品悉條疏所闕買之于市場請  
與偕行不可曰吾習靜惡囂豈應却投鬧處君宜獨  
往楊且行又曰君出後小兒曹必來惱人幸爲扃戶  
使得憩息楊如其言訪數藥室買諸物最後到一肆



未完

望其中有默坐者衣製顏狀全與宋生等頗驚正擬問訊坐者搖手止之楊遽歸室戶扃鎖不動啓而視則宋瞑目燕坐凝然如初楊幾欲下拜以爲雖薊子訓左元放分身隱現神游變幻不能過也自是益加禮遇隨所需卽應之未幾不告而去取所買藥以治鉛汞不能就分錄計供億餽謝及藥直不啻千緡自謂親逢神仙不少悔

益都滿屠

益都屠兒滿義賦性犷烈力能扛鼎絕不畏鬼神醉

經叢祠輒指畫嫚罵習以爲常巫祝家袁彥隆者許人也密與其黨最厚者謀曰清元真君廟摧敝歲久吾主香火將一新之而邑人莫肯相應知滿屠凶猛不信向衆耳目所共知某黨因之以假靈必可成也于是邀義飲于家酒酣謂之曰我欲擇某日致禮于清元廟下至期當富有觀者子能乘酒力呼譟而來揮斥衆人登堂正坐以神自居飲其酒食其肉且大詈其神使萬目傾駭可乎義曰此正我所願爲者又何難哉袁遂以其日收合數百少年幡旂旌幢夾列



道上饌具牲幣種種豐腆鼓震樂作義直趨祠所毅  
然踞坐自言吾神也取牢醴恣啗之而詈神極良久  
義忽狂作口鼻耳目皆流血仆地而死皆謂義觸神  
之怒而致禍怖畏靈威爭捐金錢入廟祠宇大興數  
歲而後衰之徒因分賄不平詣府縣告其事盡捕鞫  
而刑之

### 從四妻元氏

符離人從四居灘上家素肥饒好事口腹多釀酒沽  
賣炮鱉膾鯉朝暮飲食妻元氏解逢迎其意每親執

刀七所戕物命不復可殫記元因產死從四念之不  
忘里人春月朝岱岳從欲薦拔厥妻持供具牲獻既  
至泰安三日未登廟縱步市中白晝與元遇數人隨  
之恍惚間且悲且喜交敘睽濶元哽咽而言我以腐  
割魚鱉之故積業極叢日受楚毒爾倘見憐宜思所  
以救度之理從泣下曰吾所爲不善致汝如此吾生  
亦不如死耳至於道佛修嚴雖罄蕩家貲固所不惜  
元曰無用多言明日申酉之際可獨至廟中詣西廊  
之北一處看我當可信也從遂還寓舍齋戒如期而



往見元荷械加桎梏帶簾曳索羣鬼驅以前脫械去衣束以薦用鎌刃剗截如縷流血塗地復更一鬼持盃水呼其名而喫之卽還故所俄又復然凡六七反然後施械擁去從悲怖出門盡夜不寐又明日再遇元曰信乎曰信矣曰所禱勿負約也大慟而別從歸後極力營善果終其身不復殺生

史省幹

史省幹者本山東人後寓居廣德軍興教寺寺側有空宅頗寬廣而前後居者率爲鬼物惱亂不能安處

宅主欲售于人亦無敢輒議史貪其價賤獨買焉姻友交勸之不聽乃擇命匠緝葺自往臨視坐堂上一叟烏幘白衣揖于庭間史素不之識趨下謝之曰翁爲何人何自至此對曰予乃住宅土地神也今聞足下治第舍願貢誠言史曰敢問何謂也曰此屋實爲怪魅所據其類甚繁然豈亦能與人競但向來處者皆非正直吉德之士故不能勝邪君旣正人居之何害特當徙房于東南隅而以故房爲庖廚必可奠枕語畢不見史悉從其戒且一新土地廟宇其後帖然



關王幞頭

潼州關雲長廟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謹偶像數十軀其一黃衣急足貌怒而多髯執令旗容狀可畏成都使卒王雲至府巫祝喻天祐見之以爲與廟中黃衣絕相似乃招至其家飲之酒賂以銀盃且付錢五千并大幞頭範樣語之曰市上耿遷開此鋪倩爲我與錢使製造一頂須寬與數日期冀得精巧雲不解其意以意外有獲卽從戒至耿氏之肆耿默念其安得有人頭圓如是之大者亦利五千之入約爲

施工而雲持公家符帖不得久駐捨之而歸竟不以喻生所囑告耿候其來取而杳不至後數月因出郊入關王祠見黃衣塑像大駭曰此蓋是去年以錢五千令造大幞頭者也因以小索量其首廣長還家校視之不差分寸悚然謂爲神巫捧獻之事寢淫傳一府爭先瞻敬天祐正爲廟史籍此鼓唱抄注民俗錢帛以新室宇富人皆樂施凡得萬緡天祐隱沒幾歷十年雲復來潼人見者多指點笑語怪而問其故或以告之雲曰此喻祝設計造詐借我以欺神人吾往



謁之當得厚謝于是走詣之天祐恐昔謀彰敗了不  
接識雲恨怒訴于官天祐坐黥竄盡籍其貲

### 尹二家火

楚州山陽縣漁者尹二家于北神堰新河之東累世  
網捕稍能足衣食有室廬一旦遭火焚蕩又營之復  
罹煨燼頻年至于三無力可爲但結攬蘆葦束縛以  
泥補葺徒芘風雨而已每至中夜聞外間行人窸窣  
之聲慮爲寇害出視之見十餘軍着白衣皆執火炬  
尹氏大呼遂聞然而散略無影響良久復然尹氏懼

暫投駐親舊之室禍至如初嘗正寢在戶望六七人  
來往空際以線繫紅炭置屋上亟行撲救俄相繼起  
焰於側如是半年尹生業盡廢妻子愁悴染病怪猶  
弗已邑人畏回祿移灾就其地作福禳謝後雖恬息  
而其家人十死其八矣

### 蔡乙兇報

陳州人蔡乙者家素貧父母俱亡受雇于獄級陳三  
之門遂習其業稟性既兇忍而目之所見又皆不善  
事也久而爲惡徒所推凡囚入其手雖負罪至微亦



遭毒虐容貌絕可憎郡中目爲取命鬼年至四十餘  
一夕守囚于獄夜過半衆聞若有呼蔡乙聲甚振怒  
起視之已倒挂于壁間儔侶多疾其爲人方快之陽  
睡不問明日則見四體九竅涴涴流血始掖以歸是  
夜復然呻晷悲哀如受鞭笞或濶步撐挂全類綳縛  
祈死不能痛笞經歲臨命作牛鳴嘔血數斗然後大  
叫而絕

張高義僕

楚州東漸民張高家巨富好施與務濟民貧不責人

之報年方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羈棲于  
射陽湖中乞食以活爲賊所掠求貨不得縛于大木  
之下將生啖之已剖股數鬻僕竄旣脫矣見之慟哭  
而出舉身遮護而拜賊曰此是我使主雖本富豪今  
赤身逃難尙無飯吃豈得更挾財貨如欲飽其肉則  
又瘦瘠願膾我以代之賊雖嗜殺人亦爲義所激聞  
言嗟異亟解高縛并僕釋去且遺以錢帛迨紹興中  
淮上安定高歸里故業貨則尙贏百萬僕亦存高以  
弟待之張氏子弟皆事之如諸父



梁小二

解州安邑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朴實至梁獨狠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靜所以奉姑至謹北朝皇統中河東荒饑疫癘薦臻流徙滿道路梁挾母與妻并稚子四人偕行至孤山之東陵就野人乞食以哺其子王以念姑久不食減半以與之梁見之怒甚詐使妻抱子前行自與母在後相望百步許卽仆母在地曳入道側掬泥沙塞其喉然後去稍進遇妻妻問姑安在曰老人舉足遲但先

投大家丐晚餐以須其到可也久而杳然妻疑爲夫所害還訪之見尸已仆拊膺悲泣急取水扶灌氣竟絕不蘇乃奔告里保執梁送于縣才及中途風雨暴作霾曠不辨人迅雷震耀鬼神飛焰雜遯出沒衆俱散亦不暇顧梁所之少選澄霽梁乃臥土窟頭目皆爲天火燒爛惟腦骨僅全儼成髑髏肢體如故目睛暗淡無光而不死能別識人物飲食語言皆無妨常謂人云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先祭之而後敢食官愍其妻子給粟養之梁經數年尙存



魯晉卿

徐人朱彪赴官宿遷之崔鎮到任累月有客魯晉卿來見丰姿灑落可愛因畱止外館異待之每逢人輒出小戲劇資歡笑而略無所求見之者無不悅喜彪會族友飲于後圃酒方行晉卿至彪曰今日無以爲樂先生能效古人化鮮鯉作膾與衆享之可乎笑曰此甚易事但須得魚鱗一片爲媒則可彪命僕取數片授之乃索巨甕滿貯水投鱗于中羃以青巾時時一揭視良久舉巾數鱗騰出一座大驚庖人受魚治

膾鮮腴非買于市者可比猶以爲幻術所致不深信也會郡治一新移文鎮吏令製鐵鉤鈕玦具之屬合數百斤期限峻迫倉卒未能辦彪意緒窘促晉卿問故彪訴之亦笑曰何不早告我是何足言且飲我酒酒至連酌六七觥遣人輦黃土汲水拌和爲泥捏諸物成隨暴日中預熾炭以待稍乾悉寘爐中呼鍛工扇以鞴經時鉗出之皆如精鐵所就不假磨錯無一不堅好工相顧駭嘆彪始敬服乘醉丐其法晉卿無言翌日失所在



董小七

董小七臨川人因避荒流落淮右爲海陵陳氏操舟嘗獨宿其中天氣盛寒董糊室罅置煨火飲村醪一杯而就寢熱甚氣不宜洩遂悶絕傍無知者乃見夢于陳曰將悶死于船艙急救尚可活陳覺以語妻妻曰彼旣云未死如何解託夢不足信也于是復睡夢如前而加苦切曰主人若來遲定應不救如肯來乞勿張皇仍勿用燈燭照見魂魄遇之必逝去不返更須先屏爐火俟某少醒徐扶起則可陳驚悟亟出

喚僕與之俱登舟董如魘死之狀口鼻氣息僅綿綿不斷乃依其說果復生董以生人能入夢次脫性命亦異矣世言夜呼被魘者不得執燈若誤用之必死其說誠然

夏義成

樂平北村人夏義成生計給足一意好善不與閭里校短長未嘗以爭訟到官府有四子作兩宅分處之優游就養至八十八歲康寧無疾飲啖僅取適口惟日飲酒三二升悠然獨酌有自得之趣紹熙四年盛



夏微有不愜語家人具殺饌盡集子孫甥姪共席酒  
三行赴浴令一子指背甚以舒暢爲樂浴罷更衣踞  
胡牀拱手端坐遂亡時正隆熱未歛前二日手足皆  
柔軟隨人屈伸口鼻氣雖絕無一點腐穢道俗來觀  
以爲大善知識所不能然皆吉德之報也

夷堅文甲卷第十  
海王三

甲志載泉州海客遇島上婦人事今山陽海王三者  
亦似之王之父載賈泉南航巨幔爲風濤敗舟同載  
數十人俱溺王得一板自託任其簸蕩到一島嶼傍

遂陟岸行山澗幽花異木珍禽怪獸多中土所未識  
而風氣和柔不類蠻嶠所至空曠更無居人王憩于  
大木下莫知所届忽見一女子至問曰汝是甚處人  
緣何到此王以舟行遭溺告女曰然則隨我去女容  
狀頗秀美髮長委地不梳掠語言可通曉舉體無絲  
縷遮蔽王不能測其爲人耶爲異物耶默念業已墮  
他境一身無歸亦將畢命豺虎死可立待不若姑聽  
之乃從而下山抵一洞深杳潔淨光耀常如正晝蓋  
其所處但不設庖爨女畱與同居朝暮飼以果實戒



使勿妄出王雖無衣衾可換易幸其地不甚覺寒暑  
故亦可度歲餘生一子追及周歲女採果未還王信  
步往水涯適有客舟避風于岸隩認其人皆舊識也  
急入洞抱兒至徑登之女繼來度不可及呼王姓名  
而罵之極口悲啼撲地氣幾絕王從篷底舉手謝之  
亦爲掩涕舟已張帆乃得歸楚兒旣長楚人目爲海  
王三紹興間猶存

### 山明遠

山明遠滄州人字彥德其先亦衣冠之族至明遠益

貧無室家可依乃行游濱棗間以干謁爲習或終朝  
不得食兩足蠶困偃偻于道傍糞一飽不可致而又  
爲渴所驅出飲水濱回坐大木下良久一兔過前疾  
步擒取之剝啖不遺鬻肉殊覺甘美因自念林麓之  
間熊虎狼豹專以搏噬狐鹿豚兔豢養其軀山顛谷  
口其樂無極吾爲人而顧不如可憐也哉旣飽出行  
值日暮訪野老黃若虛家求宿黃嘗入道素好客見  
之喜置酒延畱劇談衮衮不倦酒酣遂言食生鮮之  
適黃聞而疑懼細視其面目頗與人殊以爲畜類變



怪潛起呼羣犬譟遂之明遠趨下堦呼鳴數聲化爲黑狼攫一犬而去不復可尋迹黃後至滄州詢其族胄茫不知所在矣

### 蔣堅食牛

日者蔣堅金陵人乾道元年游術江左至鄱陽僦邸舍起卜肆其學精于六壬爲士大夫所稱道遂畱不去有母存事之甚謹淳熙癸卯四月堅抱疾當昏困間見數人報持火炬造其室喧呼雜鬧大呼其姓名出文牒一道曰奉命來追堅欲拒而不能乃隨之去

至中途有六七十人偕行約兩時頃到王者所居一使引由西廂過幽暗不可辨入立庭下王端坐殿上吏高唱云追某人某人到逐一前點名朱衣吏呈閱案牘皆押而西望東廂光明如晝悄無一人得往王獨畱堅問曰汝平生好食子母牛肉罪業深固今當受其苦堅驚怖荅曰雖好此味但遇屠者市肉則買之未嘗親殺也王曰以汝嗜此故屠人宰殺以奉汝烏得無罪而敢飾詞抵諱何也堅曰堅雖有罪死不足惜但老母年七十六歲自是無人給飢粥爲將奈



何王笑曰予亦知汝孝于母特放汝還從今不得再食牛矣堅再拜謝王勅一卒送之歸矍然而蘇母與妻正相對垂泣後四年乃死其初來鄱陽之歲以大布三幅書金陵蔣堅四字盤術于街十二月四日子詣東圃呼之爲文惠公論命公時參知政事堅曰此命方超陞如是秀才便及第選人便改官庶僚則爲侍從從官則入兩府執政則拜相仍卽日有嘉音子語之以實對曰若然則做大事無疑恨氣數不耐久明年三月宜自勇退子曰旣云正拜不應進退太速

因以知樞密院汪明遠僉書葉子命兩命併扣之堅曰皆當遷亦甚緊然葉不過四月汪不過五月皆當去予勿之信已而正以是日文惠拜右僕射汪追樞密事葉參大政明年二月文惠去位三月葉去四月汪去皆如其先後各差一月云是年六月予以知吉州奏事堅同他客送至小渡衆意予必畱中堅曰未也秋末乃佳耳果入對訖付以郡事于是以委曲授邸吏使報州發迓卒及還家擇用九月二十日西赴官先旬日出舍于圃喚堅占課堅曰有面君吉神入



傳未必往才數日召命下乃以所擇日啓塗二事既  
驗戊子科舉士人登其門如織幾獲錢五百千從此  
小康厥後聲譽頗減以至于亡

### 羽客錢庫

金陵雨花臺下居民甄氏牧牛于野值兩人東西相  
逢迎如今羽客衣冠擎拳對揖其一曰錢庫後門久  
以潰壞宜急倩一夫整之其一曰諾遂散去良久甄  
獨行至山側峻巖下見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錢  
佚出卽解衣包之欲還家報父兄併力輦取且慮他

人得見乃搏泥塗塞穿處回至中途復遇前二客其  
一又問錢庫門已葺未其一曰方用錢三百貫雇一  
牧童填補訖甄時年十七八歲記其語歸爲父言之  
數其錢正得二百三十一文洎家人集元處穴不復  
可尋矣

### 薦福如本

饒州城下六禪刹東湖薦福寺最大信州貴溪人如  
本住持頗爲叢林歸向淳熙八年正月感疾數日弗  
愈至二十八日呼侍者謂曰老僧今夕當別侍者泣



曰和尚歸西天弟子緣薄不知再遇師于何日曰明日可一相見侍者曰會于何所曰城裡崇福院門外王太醫家也侍者出鳴鼓告衆坐赴寢室問訊其言如初皆莫能悟旨意甫黃昏而亡先一夜醫者王大辨妻姜氏夢挾他醫熊彥誠妻游寺見本老臥于廡下龕中前問之曰長老何不在方丈笑而不荅但覺身畔如有人雙泣既醒則其子坦婦汪氏以臨蓐艱苦放聲而哭至明日酉時生一子迨旦數僧來詣王氏具說本老遺語大辨亦告以妻夢事既符合引僧

入視嬰兒卽張口大笑自是絕不茹葷其家呼爲僧老

復園菜圃

湖北羅兵戎燒殘之餘通都大邑剪爲茂草復州尤甚子城內有廢地稍除蕩瓦礫治作菜圃丁鉏斲種植以供蔬茹僉判官舍在其東錄曹在其西紹興四年四月子兄子樺爲僉判赴王錄曹飲席日銜山後小童見一女子頂冠着紅背子把手笑入圃以爲官娼也但訝其黃昏不脫上服與錄曹一童言之蓋郡



察清燕元未嘗用佐尊者乃知爲鬼庚志所載傳旺  
夜見女鬼立正此處云身姪說

壬子正月廿六日校

夷堅志甲集下終

黃文明

卷四末鄧如川條下

崇仁士子黃文明吳如松二人相與友善皆獲鄉薦  
紹熙辛亥黃居家卧病與往別業就醫歷數月不覺  
勝常夢與吳同抵一處遇黃衣走卒持官文書來追  
逮取視之其上有黃文明吳如松姓名相顧愠怒謂  
州縣不應無故呼舉人又斥誨如此始猶力拒俄已  
隨之行到大第宅壯麗如官府闕其戶寂無一人走  
卒亦不見進至中堂入一室中望其間設榻兩人共  
被而寢近而觀之皆犬首人身怖汗奔出轉而之他



遇一道人與之揖問此為何地曰此往生之所也未  
及再語而寤以告父及告妻子深訝朕兆之異已而  
病甚遂卒如松亦繼亡里中論者以為黃吳儒生操  
持無顯過而身後疑墮異類若云隱隱則非外間所  
知也

景德寺酸餈

卷五劉畫生條下

南城張遷善知縣家老僕姚卓次子為景德寺僧一  
孫年十許歲間至叔處淳熙丁酉三月望夜夢詣寺  
如常日嬉游到佛殿前遇長身僧與之一酸餈納於

袖中睡覺儼然在手以告母欲食之母疑其異轉語  
卓卓頗駭亟攜孫往質其事乃昨夕張提刑來塔院  
設水陸供食也他僧取所余者比較無少差卓復懷  
歸寘佛堂香盒內次夜孫又夢前僧來責曰我與汝  
酸餈何故不喫汝既無用當以還告孫不能答迨旦  
視盒中失之矣

石叔獻

卷五灌園吳六條下

石叔獻南城巨室也娶濮王宮諸孫女得官幹僕吳  
榮者為之掌錢穀出納積為欺弊訴於單軍守趙不



流子和其婦近族也窮治其罪杖而編隸泉州淳熙六年叔獻卒于家榮弗知之嘗出行屢次遇一白袍商客宛然主翁也趨前拱揖問何日至此曰偶以事亟來未暇與女款語遂分手去榮詣旅舍訪之遍城皆不見因榮因救恩得還鄉詣石氏始聞其亡方在泉相值時去世已久矣未幾榮亦死

建昌王福

卷七董漢臣條下

建昌郡兵王福乾道中輪宿後圃巡警半夜後逢女子於宅堂之北便門外年少姝美笑謂福曰我乃知

軍宅婆婆之女慕爾已久故乘夜竊出欲陪爾寢福驚喜過望即挾之至鋪所雞鳴始去自是眷戀不釋雖當下直亦代人守宿歷數月羸瘠如鬼正晝熟睡父母憂之父隨其所往雜居眾中伺察見女來就福綢繆歡聚明日呼扣之且問其病不肯言但云元未嘗有疾父怒欲施杖責方以實告父為謁假使在家治療又密詢郡舍老兵果有妳婆一女訝其安得常常出外且信且疑它夕因福再上直復詣彼審視女又來父持燈逐捕女狼狽起走入天王祠而沒拂旦



驗之蓋捧裝奩侍女也引福至前低首不語於是擊碎其象福掩面嗟惜墮淚踰旬而死

徐達可

青童送筆條下

承節郎徐達可臨安人監行在樞貨務門以淳熙五年卒其兄伯祿素友愛哀念之甚切招臨江閣阜山道士譚師一至家建設黃籙醮中夜後達可憑小兒索紙筆就燈下書三紙其一云達可平生耽酒迷戀荷兄同骨肉開戒乘此功德還家瞻仰聖恩深重不可思議其二云得荷天恩其三云達可平生無不

了心願道眾共觀其揮毫百祿與家人捧以泣視字畫全與生時書札等為之鏤版傳示於人使知章醮感格如此

黃達真詩

鍾世若條下

乾道元年乙酉黃達真過建昌士大夫多往謁必與之詩又脩職郎鄧珪詩云柳綠桃紅春晝永家童喚起睡中忙偶然日下音書至回首江城又夕陽珪既得詩又問享壽之數達真瞪視久之曰五十七珪時年四十四矣以來日無多且嫌夕陽之語但以日下



音書之說恐或有中都薦召後四年乙丑夏五月十七日夙興盥櫛如常時近午覺體中微不快就榻偃息呼小奴奚童拊摩俄頃間遍身皆冷手足亦僵童撼之不應急報家人出視則已死纔得壽四十八去達真所許尚九年蓋所謂五十七者指其卒之日日耳珪居宅在城下入斂時日正曛乃江城夕陽之謂也

王公家怪

卷八 張三條下

鄱陽人王公居魏家井側好事邪神以求媚至奉五

侯泥像於室香火甚謹忽聞屋底有異聲俄如人音晨炊未熟飲食器皿自厨冉冉而行直入後隙圍人取之回復去如故舉家不能安迹乃徙舍于茶場巷物怪仍前不止或盜冠珥亡衣衾以至牀榻茵席若扶昇而出布列庭下煙焰蓬勃起於衽帳隱處急往撲救則已穿穴後招道士治之且禳且禱為遷象置城隍祠於是始息

山陽癡僧

在倪六母條下三段

楚僧行欽建炎中落髮於州之龍興寺紹興兵亂去



而之他方久乃復歸里閭道俗舊嘗接識者十無一  
存昧然如癡醉逢人縱語莫能曉其意常負佛象一  
軸於背每詣市買熟肉飽食留其餘滓取佛出挂於  
人家廁旁以滓灑之如是累年畫卷丹粉益鮮明  
標飾牢潔人多疑其異但無有識其所止郡中喪葬  
必持冥賻往獻羣僧設法事亦預焉眾吹螺擊鼓梵  
呗喧闐欽蒙首倚戶鼻息雷鳴達旦無一言徑趨出  
主人邀挽就飯勉食之才退即攜米麵鹽醯椒菜之  
屬寘其家蒼忙而去辛巳之秋顏亮將犯邊先期不  
見明年虜退楚民漸還欽已至或詢其故荅辭殊妄  
誕不根唯日日馳走街陌中呼之不應亦未嘗從人  
乞食郡目為癡僧不知所終

晁氏墓異

濟北晁生寓居撫州五福寺閑步寺後沼上見一蝦  
蟄伏草中大如盤異而殺之纔還舍聞鵲噪簷間繼  
而滿空如雷移時不止出視之蓋無所覩但盈耳之  
聲如初亦未以為怪是夜其子讀書窗下燈忽自滅  
有物立于旁子暗中擊以界尺反為所奪奔而出晁



始悟墓為祟遣就寢睡未熟覺牀微動舉手捫之已  
離地丈許幾接屋椽自是嘻笑于梁歌舞於空變幻  
百端招師巫禳卻無一驗遂徙居他所怪復然於是  
旋繪真武象朝夕香火甚飭過數月乃已

朱諷得子

下邳朱諷往京師赴省試至宋城逢日者占軌革影  
邀而卜之遇益之姤其象畫一堠子上有望字一人  
衣紫腰金執笏若進揖狀婦人以箕盛嬰兒於前日  
者曰君此行必登科他日仕官亦顯但捧箕饋子事

為不可曉遂別去到京入試之次日二僕擊筭送至  
貢闈而反行穿曲巷聞兒在地上啼視之見故帛裹  
一初生嬰孩因相謂曰是必人家非正所出吾主公  
未有子不妨收養之乃抱歸即舍適即婦有乳情使  
哺育迨暮朱來僕迎以告朱大喜雇乳母與之還家  
詢所棄處正名簸箕巷朱果擢第名此子曰省郎朱  
終身無子遂為嗣

宋道人

卷九第一條

豫章楊秀才家稍豐贍有丹竈黃白之癖凡以此術



至必行接納久而無所成則聽自去由是方士輻湊  
一日小童報有客稱曰燒金宋道人故入謁楊喜束  
帶迎之其人清瘦長黑微有髭兩耳仆前如媚著黃  
練單袍容儀灑落即延歛書室朝夕共處稍稍試小  
方輒驗然未嘗暫出嬉游楊乘間扣以要法歷旬始  
肯傳當用藥三十餘品悉傳疏所闕買之於是楊請  
與偕行不可曰吾習靜惡囂豈應卻投鬧處君宜獨  
往楊且行又曰君出後小兒曹必來惱人幸為扃戶  
使得憩息楊如其言訪數藥肆買諸物最後到一肆  
望其中有默坐者衣製顏狀全與宋生等頗驚疑正  
問訊坐者搖手止之楊遽歸室戶扃鎖不動啟而視  
則宋瞑目燕坐凝然如初楊幾欲下拜以為雖蘄子  
訓左元放分身隱現神游變幻不能過也自是益加  
禮遇隨所須即應未幾不告而去取所買藥以治鉛  
汞不能就分銖計供億餽謝及藥直不啻千緡自謂  
親逢神仙不少悔又徽州婺源武口王生者富甲鄉  
里為人頡頏可憎眾目為王蜚齒俗語指惱害邑落  
之稱也性吝嗇尤惡僧輩行化至必罵斥不與一錢



有頭陀茁髮猙醜伺其居內直造門鳴鑿唱佛歛聲  
震響王聞之怒持杖擊走之甫自外還前頭陀又在  
廊下鳴唱如昨王愧怖敬為羅漢聖僧搏頰悔過立  
取白金二十兩與之猶悚然盡日兩州人說宋生與  
頭陀皆兄弟雙生相似故各售其詐以欺楊王二人  
耳

龍鳳卵

卷十羽客錢庫條下

河府滎河縣北鄉鎮有孤峯峭絕名曰鳳凰山山之  
西一僧舍曰鳳凰寺塔曰鳳凰塔蓋嘗有鳳棲其上

故得名秦地既陷於虜僧紹洪主持累年其後遷化  
寺眾議立塔葬之發地獲一物長六七尺非石非木  
其狀如卵眾觀之驚異擲諸河滔滔巨川水不能沒  
少頃飛濤激浪幾與雲接皆委去疾走迨至元處卵  
若為人扶翅復在焉眾不能隱告於郡旋遞送燕山  
俗目為鳳凰卵

陳體謙

在復州菜園條下共三條至完

南城陳氏子體謙字德光始為士人後出家削髮法  
名體謙素不檢嗜酒及色既為僧故態不少悛雖居



報恩光孝寺而常常在家且竊汙鄰比婦女外間盡  
知謙處之自若至于酣醉食肉特其小小者耳乾道  
末年染疫疾未甚困篤夢被追到官府主者公服怒  
而責之曰汝口誦般若而身犯戒律死有餘罪比獄  
卒械之謙稽顙謝過竟不許驚寤顛悸為人言所見  
曰悔無及矣旬日死

### 襄忠廟

乾道元年六月柳盜李金黃谷犯道州破寧遠縣焚  
官民居室皆盡湖南安撫使檄衡道柳桂四州都巡

檢使王政會合他將兵討捕至邑下寨柵未立政出  
於軍中恃勇輕敵單騎馳鬪挑戰遂為所擒初欲活  
之政肆罵不屈乃斬首棄屍路旁方盛夏同死者血  
肉狼藉臭穢腐爛政屍獨不壞蠅蚋螻蟻亦不集然  
雖營營擾擾勢若欲前如為物所驅莫能進死處距  
其官舍二百里所乘馬奔而歸家人疑有變走問之  
收拾遺骸尚猶可識帥以忠義之節上於朝詔贈廣  
州觀察推官其親屬五人就戰地立廟以祀賜額曰

襄忠



甘林二命

人之賦命歲月日時同則壽夭榮悴亦大略相似豐城甘同叔莆田林直卿皆以紹興甲寅年丙寅月甲子日甲子時生皆為士人同中淳熙戊戌省科年四十有五矣林以母服不及廷試甘先擢第調靜江府司戶參軍待闕林以辛卯還試得監某州稅郎之官甘方赴任踰歲而卒林莅事僅一考用他故去未幾亦卒其所享祿食均甘但多披青袍三年耳

王仲共

王垂仲共淳熙中以朝奉郎知武岡軍湖南安撫王宣子薦其材有旨與知州差遣既受代枉道詣潭府謁謝次衡陽其子萬石夢人告曰尊公已降秩宮觀矣晨起語父以為凡夢中所云貶降蓋遷也仲共笑曰吾方以年勞當轉散郎且無罪何由絀削又正被升郡之命吾不與閑安有奉祠之理汝夢不足信洎到闕登對論谿徭事甚悉詔以知邕州俄上薦土豪楊某當平蠻洞時宣力可用乞與推賞而奏劄誤書其名朝論謂不謹遂鑄一官仲共殊不樂乃上詞請



得武夷冲祐觀盡如夢兆仲共初登第嘗夢出行長  
塗先驅者負占牌上有邕字寤而為人言再調必作  
令邕者小邑也及除是州恍思前夢疑仕宦止此絕  
惡之還南城未幾疽發背而死萬石竟不霑遺澤

艾大中公案

紹興三十一年葉伯益為臨川守以剛猛疾惡布政  
豪宗大姓過惡被罪者必籍人家貨甚者汙豬其室  
崇仁縣富民艾大中資給劫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  
命以牛車竭其魚塘得人骨頭顱幾百數又嘗呼兩

匠合大木為巨甕而中實以金銀數千兩甫訖工則  
殺匠以滅口所為不道大率皆然凶桀強獷之狀足  
以滅族一時無不稱快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  
楊遷深道出首方晝寢夢一吏喏於庭稱索本州崇  
仁縣某鄉某里艾大中籍沒案祖要照證公事楊未  
及答而寤不知所為姑取近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  
皆無其事以夢甚了了不能自己遍詢老吏乃有知  
向來本末者命檢牘經日始得之擇小吏楷書者繕  
錄凡數百幅具香紙併焚之乙志所載宣州何村公



案蓋是寃死若艾氏之罪情法相當豈得尚有訴訟  
幽冥之間當必有故特世人未知耳

扣冰堂僧

程虞卿建安人嘗為他郡幕僚受性剛豪多結里中  
輕俠椎牛釀酒畋獵博塞乾道三年春月赴一宗室  
家宴飲酒酣與同坐者入大中寺至扣冰堂繪匠方  
畫佛壁內一侍者貌古恠程指哂笑侮之是夜歸舍  
醉寢夢偕其友丁子和行抵別館逢兩僧持挺大呼  
向前肆擊奔趨欲避而前迫室屋不可進度事窮勢

逼乃俯伏作禮引咎哀祈僧怒少霽謂曰汝更食牛  
乎對曰願自此永斷僧曰汝若再食來吾堂中必刎  
汝足且縱汝歸程再拜而出夢覺流汗浹於枕席心  
怖營不寧坐以待旦詣丁生之門方擬談說丁錯愕  
止勿言先敘所以無一詞異於是相率往扣冰堂正  
見兩象即夢中僧也怖悸益甚遂絕意太牢而餘事  
亦從斂戢



亦與...

其西...

其...

神...

其...

亦...

其...



馬樂生印



程